



王安忆著

上种红菱  
下种藕

文匯出版社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王安忆著

# 上种红菱 下种藕

文匯出版社  
上海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上种红菱下种藕/王安忆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80676-956-0

I. 上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9997 号

## **上种红菱下种藕**

作 者 王安忆

责任编辑 朱耀华

特约编辑 张予佳

装帧设计 周夏萍

出版发行 **文汇出版社** 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200 千

印 张 10.5

印 数 1—10000

ISBN 7-80676-956-0/I·176

定 价 23.00 元

## 王安忆作品系列

富萍（长篇小说）

遍地枭雄（长篇小说）

桃之夭夭（长篇小说）

上种红菱下种藕（长篇小说）

小说家的十三堂课（演讲集）

王安忆



## (一)

夏静颖生在出秧的季节，所以小名就叫做秧宝宝。九岁那年，她母亲决定跟她父亲一同去温州做生意，把秧宝宝寄养在了镇上的朋友家里。这样，他们在沈溇的老屋就空出了，让隔壁的公公住进去看房子。

老屋其实已经有点荒寂了，但在秧宝宝眼睛里，却是繁荣的。院子里垒着一个鸡窝，屋檐下钉着一具鸽笼，石头条凳上，搁着晒菜籽的空竹匾。房间大床里面，有一面墙那么高和宽的橱，是爷爷和奶奶从上海带来的，上面嵌有无数个大小抽屉，要是有兴趣一个个拉开来看，就可能找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玩意儿。隔着穿廊的另一间屋，原来是爷爷奶奶的房间，现在爷爷不在了，奶奶去绍兴的娘娘家住了，所以就专门用来放东西。爸爸妈妈的旧自行车，旧缝纫机，旧的采菱用的长圆形大木盆，米桶，舂米的舂子，一架破纺车，还有一套柳桉木的家具坯子，没有上漆，擦起来，顶到梁下面了。然后从东西房中间的穿廊走过去，就到了灶间。这里的光线比较暗，加上墙壁被柴火熏黑了，就显得更暗，但这却是老屋里头最兴旺的一处。黑黢黢的木梁上，七高八低悬了至少有十二只竹篮，底下一眼大柴灶，熏黄的灶身上隐约可见粉红粉绿的莲花。灶上嵌着生了黄锈的大铁锅，直径快有一米的木锅盖戗在一边。灶旁边是液化气钢瓶和液化气灶的铁架。再旁边是一口大菜橱，装着纱窗纱门，也熏得变了颜色，里面放着碗，盘，勺，筷，

油盐酱醋，锅是挂在墙上的，大小，有两排。从厨房的门口走过去，就是后院了。

后院里，一地的南瓜藤，丝瓜藤，葫芦藤。架子散了，藤蔓就在地面上错乱地爬着。南瓜叶子里，伸出几株月季花，到了季节，自顾自地一期期开花。在厨房的后窗下，用水泥砌了一方小池塘，专接雨水，在落叶底下，水还是很清的。旁边呢，还有一眼井。这是家里的“冰箱”，夏天里，有怕馊的剩饭菜，就盛一只碗，碗装在桶里，放下井去，用绳子吊着。还有西瓜，汽水，也都吊着，冰在井水里。在院子底的角落里，有一棵香椿树，树冠很大，罩了一片阴地儿。树底下，埋着爷爷的骨灰，还有上海的曾祖父，曾祖母，又有一个早逝的姑婆，他们的遗骨和骨灰也都埋在这里。所以，这一片的南瓜藤蔓，便微微起伏着。照理说，这后院是有些阴气重，但因为他们都是亲人，院子又不大，花木藤叶挤挤挨挨的，倒很热闹。秧宝宝在南瓜藤叶里翻，有时候就会翻出一个金黄色的小南瓜纽，是自己落籽长的。她把小南瓜纽很珍贵地放在屋檐下的空鸽笼里，然后就忘掉了。

在老屋的前后，村民们都盖了二层或者三层的新楼，水泥梁，水泥板。在水泥的房檐底下，竟也筑了燕子窝。并且，还是旧年的燕子。并且，谁家的燕子还是谁家的燕子，一点不曾出过错。这都是几十代的燕子了。傍晚，老燕子领了小燕子学飞，漫漫的一片，从老屋的顶上过去。村民们都，夏介民一家是要走的。夏介民是秧宝宝的父亲，他做轻纺生意。开

始在柯桥轻纺城替人看摊位，后来有了本钱，就自己做了。沈湊有不少壮年人出去做工业和做生意，做大了，就不回来了。人们常常问秧宝宝：秧宝，什么时候走啊？秧宝宝就站住脚，也斜着眼，不怀好意地笑着：下半天走。走哪里去？人们再问。走太平洋去！秧宝宝收起笑容，给个白眼，走开了。

这地方的女孩子，多是略有些两头尖的鹅蛋脸，小小的。眼睛是细长的单眼皮，俏一些的呢，就有些吊梢，鼻梁紧窄一些，嘴再尖一些。秧宝宝还没长开，看不出来俏还是丑。而且，和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一样，皮色很黄，五官就像生气似的蹙着。神情确实也有些忧郁。但秧宝宝还是有她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她的头发。她的头发又厚又密，和她这个年纪很不相符地黑亮着。因为怕热，妈妈就将它们高高地拢在头顶，盘个髻，系一圈尼龙丝带。因为头发扎得紧，将她的眼睛吊了起来，真有些吊梢了。看起来，就像个古代的小姐。人们看见了，都会说：这孩子的头发实在好。但也有那么几个老婆婆什么的，却说：这小孩头发这么多，心思不晓得有多少。

将秧宝宝送到镇上朋友家的一日，妈妈舀了后院池塘里的天落水，烧热了，替她洗了头发，自己也洗了。秧宝宝的头发原来是随她妈妈，她妈妈就是这样一头厚发，放下来，满满一脸盆。母女俩洗好头发，就坐在前院里的石条凳上晾头发，看隔壁公公蹲在院子地上，拣菜籽，一边和他说话。公公是个耳背的人，问三句，回答一句，还是答错的。妈妈问：准备下什么菜籽？公公不响。妈妈又问：时间对不对了？公公不

响。妈妈再问：院子里原先的南瓜，葫芦，还能不能活？公公说：阿仁家昨晚捉住一只黄鼠狼。秧宝宝说：公公养不养鸡？鸭呢，养不养？还有，白狗养一只不是好看家吗，养不养？“白狗”就是鹅。公公也是不响，最后才说一声：今早来不及去周家桥吃茶了。他们两下里就这么自顾自说着，一点对不上茬。可是，公公在竹匾里拣着，拣着，忽然间嘟了一句：房子要是无人住，立时三刻塌。这好像和她们的的问题有关系了，都是对这老屋的关心。

妈妈将手伸进秧宝宝的头发里试了试，凉阴阴的，还要再晾会儿。公公拣完菜籽，将竹匾拖到太阳地儿里，转身进到房间，抱出他刚搬来的衣物，走到她们跟前，示意她们让开，将衣物摊在石条凳上，吹吹风。这母女俩，一人披一头黑发，站在院子边上，看公公忙碌，安顿他的新家。

公公的儿子，一个在绍兴，一个在杭州，又有一个，过继给别人了，在上海。前两个，来接过公公，公公都不肯去。后一个，则提议一起出钱帮公公翻房子。公公的房子实在太小太破了，眼看着趴到了地面上。公公也不肯，说他是要死的人，要造就造阴穴。现在，秧宝宝家请他来看房子，倒很好。公公不必离开沈淙，又有房子住。他的那间屋，入夏后头一场雨，就下成了一张筛子。

时候不早了，公公到灶间里忙中饭去了。公公早年在一间中学里，给先生们烧过饭，厨上的事会一点，就比较讲究吃了。不一时，灶间里钻出一股草木烟，很汹涌的，呛得母女俩

在院子里乱跑。公公是在烧那口大灶了。烟囱也不晓得通不通呢！柴草也是湿的。妈妈拉着秧宝宝跑出院子，站在院墙外边的水杉树底下，给秧宝宝梳头。水杉也是秧宝宝家的，围了院墙一周，太阳渐高，投下一团团的影。前边的空地上，一只白狗很骄傲地踱着步子，秧宝宝喊它：鹅娘，鹅娘！它眼也不斜一下，往涝那边走去了。从两排楼房中间的土路望过去，看得见前面河上头，白花花的一片亮，是河里边的塑料泡沫块，在太阳下反射光线。人们买来彩电，音响，冰箱，还有各种各样新式的灶具，用品，拆开纸板箱，将东西搬进新楼房，纸板箱或者装东西，或者叠起来卖钱。那些撑箱的塑料泡沫块，就没用了，丢在河边，叫水带走，一直带到涝底，堆积起来。

妈妈替秧宝宝梳了一个双髻，各在耳朵稍后的上方，系上粉红色的尼龙丝带。这样，就变成了一个古代的丫环。今天，秧宝宝穿了一件新连衣裙，白色的，裙摆上缀着粉红的荷叶边，领口袖口上也缀了花边，脚上是新的白色皮凉鞋，是出客的装扮。然后，妈妈回到院子里，推出自行车，忍着咳呛，对着后面的灶间喊一声：公公，我们走了！晓得他听不见，就不等他答应，带上秧宝宝走了。走出一截，坐在后架上的秧宝宝回头却见公公正在老屋门口跳脚，手里挥着一包什么东西。秧宝宝就喊妈妈停车。妈妈骑着车绕回去，绕到公公跟前，公公将手里的东西往车前铁丝筐一放，回进去了。一看，是一块火腿。妈妈感叹道：公公多讲礼数！再将车掉了头，骑过去，上了小石桥。这时候，老屋顶上的烟囱出烟了，白色的一缕，升

到顶上，轻轻地绽开一朵花，花瓣垂下来，谢落了，然后，新的花又绽开了。

秧宝宝抱着书包坐在车后架上，她的换洗衣服，毛巾脚布，漱口杯，早两天已经送过去了。走在路上，不时遇到人，招呼说：走啊？有妈妈应着，就轮不到她说话。等那人走过来，朝她笑，她便横过眼睛，给那人一个白眼。那人还是笑，一边笑一边点头，好像终于被他说中的样子。秧宝宝气狠狠地，但心底里，还是快乐的。到底是出门，总有些新鲜的人和事在等着她。她直起腰坐得更端正些。这姿势很配她这身裙子，有着淑女的仪态。麦子熟了，麦芒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风吹过来，麦穗摇摆着，麦芒的光亮就错乱着，擦出小小的金星。麦田里，这一边，那一边，矗立着水泥墙水泥顶的厂房。隆隆的机器声从这边那边传过来，交汇在一起。燕子就在机器声中沉默地飞翔着。

这些厂房大多很简陋，单薄又粗劣的水泥预制板搭起来，再围一个院子，石棉瓦拼几间工棚。车间的水泥地上立着机器，机器也多是旧的，从山东，或者东北，那些破产的国营厂低价拉来。工人呢？是从四川，安徽，河南，甚至广西招来的。他们停人不停机，一天两班倒着做。这些厂，大多是布厂，从杭州湾的上海石化厂买来尼龙丝什么的，织成化纤制品，交货给温州，杭州，甚至上海广东的布商。这是大的批发买卖。另外还有无数小的零售商，他们云集在柯桥的轻纺城里，租一间门面，辛苦勤勉地做，也能做大。秧宝宝的爸爸夏介民，就是

其中的一个。

他们将要去的一家人家是在华舍镇上，是夏介民在轻纺城交上的一个朋友的老师家。老师姓李，已经退休，小孩子寄在那里，不仅有吃有住，还有人辅导功课。秧宝宝读书的小学，就在镇口上。所以，样样事情都很方便。

沈淦到华舍镇，本来只有三四里路，现在镇扩大了，一出沈淦的村道，就上了新街。在水网密集的江南，新街显得不恰当的宽阔。平展的水泥路面，白森森的，没有一点遮荫，两边的房屋也因此变得低矮了。车辆轰隆隆地从新街驶过，车尾卷起一层层灰尘。新街上的空气是干燥的，“实是灰天灰地”，人们从新街走过，就这么说。新街边上，有一些厂房，气派可是要比田间的那些大得多。厂名刻在花岗石的墙壁上，涂上金，门是那种自动伸缩的铁栅栏门，门卫穿着保安的制服。厂房的外墙，都贴着白色的马赛克，连体的铝合金大玻璃窗，三层或者四层。切莫以为那是什么大老板的厂，也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小老板，和秧宝宝的父亲一样，高中毕业，先是给人打工，然后自己做。会做，加上运气好，就做大了。所以，镇上有的是大小老板，人们称呼那些壮年的男性，不是称“先生”，不是称“师傅”，更不是称“阿叔”，而是叫“老板”。

这一条新街从西直向东去，从老街边上擦过，经过一领水泥桥，就到了镇东边的口子上，李老师的家，就住在路南边的教工宿舍楼里。楼下是一片建材商店，旁边一扇小门进去，向右手一拐，就看到了楼梯。李老师家住在二楼。

## (二)

李老师的家是个大家，李老师，李老师的丈夫，也是老师——顾老师，李老师的儿子，媳妇，女儿，女婿，还有一个四岁的外孙，现在又加上了秧宝宝。

李老师因为是双职工，然后自己又出了些钱，所以就得到两套两室户，从阳台这边打通。虽然是新楼，还是老派的实惠的风格。没有厅，也没有转弯抹角的花巧，面积都在房间里，而且四间都朝南，一排展开，所以就有些像学校的教室。厨房，厕所，再有个小小的门厅，是朝北，开一扇门，通楼梯。现在，其中西边一套房子的门封起来了，进出全在东边那一扇门里，再从阳台的门互相走通。阳台的门是开在两间房里比较大的一间。所以，倘若要到西边的一套房间里去，就要穿过东边的大房间，走到阳台上，再从西边的阳台门进去。

东边的大房间，因为进出全在这一套的门里，所以，这个房间就等于是敞开式的，像弄堂一样，权作客堂间。吃饭，会客，看电视，都在这里。伙仓也开在这边的厨房里，那边的厨房则堆东西，米，煤球，干菜，杂七杂八，一时用不着，却又不敢扔的东西。两对小夫妻分别住两套里面积略小一点但却比较封闭安静的一间，那一间大的呢？也要供走路的，就住李老师和顾老师。他们的大床的横头，依墙新搭起一张钢丝床，就是秧宝宝的地方了。

这一家人，七八口，老的，小的，进进出出，杂沓而热闹。

尤其那两对小夫妻，四个年轻人，虽然不是太大的个子，可血气旺盛，很占地方，就更显得逼仄了。秧宝宝跟了妈妈一进去，就觉得家里穿来穿去的都是人。来不及看清楚面容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只是有无数张笑脸，在面前闪着。耳朵里声音很多，大人小孩的说话声，还有电视机里播放的电视剧人物的讲话。桌上的菜碗也是多的，一直铺到桌沿，都放不下饭碗。为秧宝宝来，李老师家特地杀了一只鸭子，拆了骨头，蒸熟，纯精的鸭肉，也只有一碗，放在了客人面前。其他的菜有河虾，干菜肉，炒南瓜。茄子，豇豆，百叶切成小方块，蒸熟，浇上豆腐乳汁。霉渍的苋菜梗，小包装的奶黄包，豆沙包，店里买来的熟食：火腿肠，熏鱼，牛百叶什么的。反正，家常人家的下饭菜，都堆拢到这里来了。

来的时候，秧宝宝是觉得肚饥的，此时，却吃不下了。饭锅盖揭起来，那米饭的微酸的蒸汽，竟有些叫她反胃。正午的烘热里，夹了些潮气，也叫人没胃口。秧宝宝低了头，筷子尖数着饭米粒，碗面上早叫各种菜堆满了。听大人们说：刚来，陌生，明天就吃得下了。也不以为是在说自己。她变得有些木呢！终于吃完饭，妈妈将她领到李老师的房间，替她换下新裙子，只穿短裤和圆领汗衫。看着妈妈将她的新裙子挂在衣架上，衣架又挂在墙上一颗钉上，就好像看着别人的新裙子。妈妈让她躺下，搭上一条毛巾毯，然后，凑得很近地看着她的脸。因为离得太近，妈妈的脸变得不像，还变得模糊。妈妈的头发是束在背后的一把，因为刚洗过头，鬓角这里蓬松着，里面藏了两个金耳

坠，垂得长长的，在秧宝宝眼睛里打秋千。那金的颜色很灿烂，把妈妈还很年轻的脸，衬得黑黄而且干枯了。

宝宝，你没有哭吧？妈妈小声说，李老师很慈祥的，家里也很热闹。过几天，妈妈会来看你。妈妈接着说。

秧宝宝并不想哭，好像是没有哭的心情。她翻了个身，脸朝墙壁，闭上了眼睛。等她再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是睡过一觉了。房间里光线很强烈，空气亦是烘热的，却有风，拂在身上，凉丝丝的。李老师家里这时很安静，窗外的蝉鸣便涌了进来。这里的蝉鸣也和沈淙的不一样：嘹啾，嘹啾，有一种金属声，爆得很。沈淙的蝉鸣不是那么响亮，却绵密和悠长。秧宝宝的床，是朝了阳台门，顺墙放的，阳台的纱门，在光线的照射下，布着无数个细密的光亮的小孔。透过纱门，可看见阳台的水泥护栏，那上面的光，耀眼得很，雪亮的一道。仔细地看去，那雪亮的一道，不是静止的，而是缓缓地在游动。越过去，可看见一点点屋顶，是路对面的房顶，隐约的一道线，亮得要弱一些。看久了，也是游动的。纱门的旁边，放了一张书桌，那种黄漆面，学校里老师用的办公桌，上面一盏纱罩台灯。纱罩原先大约是粉红的，现在却变黄了。灯下有一摞书，一瓶墨水，一个竹节笔筒。还有一个小孩子的吃饭碗，塑料的，上面印着鲜艳的卡通狗，里面搁着一把勺子，好像是吃饭吃到一半，随便往上一放，人就走了。书桌上方是一扇纱窗，纱窗和纱门之间的一条墙上，挂着一幅挂历，挂历上画着水墨山水。雪白的亮光纸，在房间里充沛的光线下，反着光，纸面就显得

不那么平整，起伏着。不晓得哪里来的风，吹着，挂历轻微地一翕一开，一翕一开。

那样的静，可是周围都是人。书桌前面的地上，有一双塑料拖鞋，亦已经穿久了，鞋上有着一个脚掌的印子，是汗渍和摩擦形成的。这是李老师的拖鞋。书桌前面的大床上，李老师也在睡午觉。人们在各自的房间里睡午觉，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。秧宝宝想，明天要上学。她想着学校里那些熟悉的人和事，可是，学校却变得陌生了。秧宝宝坐了起来，双臂环了耸起的膝盖，抵着下巴。这样，她就看得见对面的房屋，隔着一条宽阔的路。那是几间二层和三层的水泥楼房，其中一间，装着霓虹灯的铁架和灯管。房顶上，竖着几杆电视天线。她甚至能看见更远处，有一个小小的金灿灿的琉璃瓦尖顶，是哪个老板的房子。即便是透过纱窗，天还是那么蓝，而且足够明亮，有一些小黑点在上下飞舞，是田野上的燕子。现在，连燕子也是遥远的了。

有一个声音在耳畔轻轻地说：睡觉啊？回头一看，李老师正伏身在她跟前。她也压低了声音：睡过了。李老师又说：起来做功课啊？她就下了床，让李老师引她到书桌前，坐在一把藤圈椅里，打开书包。她轻着手脚，生怕弄出一点声音，吵醒了家里的什么人。其实，功课早已经做好了，可她还能做什么别的呢？李老师不再睡了，走来走去做着什么，拖鞋底轻轻地擦着地面。最后，她走到阳台上，从书桌前的窗外走过去，进了那一套房间。

这一下午，就这么过去了。秧宝宝很庆幸李老师引自己坐进这张藤圈椅里，这张藤圈椅将她藏得很好，从后面完全看不见她。房间里渐渐有了些声音，阳台上有些人影晃动着。有人穿过她身边，走到后边厨房里取东西，又走了出来，没有打扰她。她呢？把自己缩得很小，悬着脚，坐在藤椅的深处，举着一本语文书看着。藤圈椅也是旧的，颜色磨得又黄又亮，扶手上的藤条已经散了，又续上尼龙丝缠起来。房间里的光线柔和了一些，秧宝宝心里的孤寂，也柔和了一些。家里的人，都聚在那边的客堂里，叽里呱啦地说话。李老师过来看了她一回，问她去不去那边看电视，她小声说，不去。中间，那小孩子也过来一回，来拿他的小碗。他踮着脚，扒着桌沿，秧宝宝再将碗朝他跟前推推，才够着，拿到就跑了。有一刻，秧宝宝听见自己的肚子在叫，感到了肚饥，可还远不到吃饭的时间。等来叫她吃饭了，肚子又饱了。她穿着短裤汗衫，头上还梳着双髻，低头跟了来叫她的人走过阳台。上午那穿了新裙子的淑女，此时换了一个人。太阳已经下到路的尽西边，热气蒸发了，风是凉爽的。

这一顿饭，秧宝宝不再是客人了，所以，人们就随便得多了。说随便，不是说饭菜上有什么疏漏，其实也还是中午的那桌菜，但是，吃饭的规矩却散漫了。后来，又住了几天，秧宝宝就知道李老师家吃饭就是这样，不等人的。谁先到了，就坐到桌边去吃。吃完了，拿开自己的碗放到水斗里，就走开了。第二个人到了，再坐下来吃。但无论谁先谁后，总是李老师压阵